

書

十五十六

君爽

呂諾

洛諾

多士

無逸



服部文庫
117
145
6

117
145
6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傳**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作召誥

召誥**傳**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成王

尚書流

卷之十五

及古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畧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

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於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

至一作告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待洛反。朝直遙。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惟

日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錫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戌午。諱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巳至見考。正義曰。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思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其巳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眾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之外。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

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眾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

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於乙卯三日，用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

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

傳共音恭，句故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

傳其已命殷眾，眾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拜上一有敬字

勸一作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又反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正義曰順位成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

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眾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國就功作其已命殷眾眾殷皆歡樂勸事而太保矣

太保召公乃以眾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

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納正義曰周公以

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

納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

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

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

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

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養

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

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

天神祭用太牢既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

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尚書疏

卷之五十六

文古

人

新

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
 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
 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
 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
 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
 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
 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
 劉云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各
 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各
 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
 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
 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縣邑上句不言郊於新
 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
 告社不言告稷皆互句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
 邑烝祭玉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
 亦從省文也○**○**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方伯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
 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
 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
 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
 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
 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
 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
 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
 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諸
 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
 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
 乃並觀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觀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
 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
 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觀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
 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
 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
 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
 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
 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
 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
 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
 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
 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
 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
 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
 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
 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託

殷諸侯於自乃御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傳 歎皇天改
 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傳 何其奈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
 傳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
 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
 尚書疏 卷之五 八 及古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天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于者凡人皆云天子天子為之首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參厥終智藏瘝在

泰

乃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徃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天既至用懋○正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泰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

尚書疏 卷之二十五 洪古陽
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
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
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
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
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
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忠至良
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
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
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面上一作禹字

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積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

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冲子成王其考行古

尚書疏 卷之二十五 及古則

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者。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耆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誠。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音咸。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耆。借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借。

少詩照反補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反徐音吟

鳥呼至民。曰。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

之王。惟今雖復少。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

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

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

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

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

士。必任之為先也。○傳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

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

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

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

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直吏反。下為。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

治致治皆同。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傳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

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

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

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

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

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

○傳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

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尚書疏

卷之五十二

文古

介一作通

尚書疏 卷之五 天子將欲配天治民夫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今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之意也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此毗志反徐扶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傳**力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傳**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若疑若字訛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傳**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

監一作鑒

其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傳我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

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

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

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不監視也我不敢獨知亦

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

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

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不監視也夏殷

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

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

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蓋有夏監有殷

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

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厥命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

殷皆云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

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

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

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

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王所知也王說亦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及古聞

卷之五十五

及古聞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

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

以一作成

政一作民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王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

勤一作勸

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以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此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白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言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其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言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言勿用至乘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乘常也○言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得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言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尚書疏 卷之五十七

為首。○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永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或作酬，越

末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求有成命，王

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敬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上下至永命。正義

曰：上既勤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公承夏殷之後受天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人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傳召公先相宅
 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辭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群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水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贊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贊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營上一有經字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傳召公先相宅

周書 卷之五十九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更反。注遣使同。作洛誥。

洛誥

傳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鑄京。或亦較七日。○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巳。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古弗作不無作罔

知一作如

少詩照反補

治直吏反補

尚書疏 卷之十五 湯古閣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

言王徃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傳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徃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友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言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徃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
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

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北也，瀍直連反，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伴來以圖

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耕反徐

敷耕反，又甫，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

耕反，下同，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

日朝至於洛邑，眾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眾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我使至食墨，正義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
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北城也基趾
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
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坵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
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
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
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今洛至成王正義曰
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
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
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
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
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
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求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

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秉教誨之言○盡子王拜手至誨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

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

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

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績，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視，我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交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言公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言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言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

人實。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列下有為字

剛其往朋下一有慎字

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傳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永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歡譽之辭於後世。傳嚮徐許亮反，周公至有辭。正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群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眾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

宜於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酸酸尚微火既然酸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
 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
 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
 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成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文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
 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
 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
 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群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群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少子至巴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談談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

已下一有字字

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勳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歎譽成王之辭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

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

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

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

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

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肖役用其

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

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

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

與否也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

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

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

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奉上至奉上正義曰

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

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

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

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

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

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

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

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

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

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禁民彝我為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頌音班徐甫云反馬云

猶也禁音匪又芳鬼反

及古謂

尚書疏

卷之五 二十八

註叙一作序

無一作亡

人一作民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武剛反馬云勉也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農徐莫剛反又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又被美反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

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

化

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

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

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

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

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我為至用之

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

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

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

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

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

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

云頒分也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

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

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

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覆之為勉

我

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禮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間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公意以義也。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天下一有地字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衰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奉養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予冲子夙夜。○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

祭祀而已無所能王若至崇祀。正義曰：王以周

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

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

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

衆故也其厚尊大禮明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

者而皆祀之凡此皆行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

時事惟公明德光於大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

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

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

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

我無所能也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

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

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

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言公至順天。正義

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董已身不能繼業言

佑一作佐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

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

採取下句以申之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

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

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

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厚尊

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

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

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

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

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

公不可捨我以去也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

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克此光亦為

克也言公之明德克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

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漢書

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謀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從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卽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

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

○救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

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

○監工銜，誕反。注同。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

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

佑一作佐

救一作撫

佑一作侏

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補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

無一作勿

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斁音亦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德，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

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

道。敎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傳典殷獻民。傳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傳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傳至孚先。

尚書疏 卷之十三 湯古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多眾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眾心。於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言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

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奉其事。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土事。故言曰以起之。○我且至推先。○正義曰。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眾。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

言用文王之道制為
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為
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
武王子存成王下宋板
有此二十八字

子

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大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白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
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
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
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瘵之
道若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
王之言也。○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
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
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
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死命於文武而
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武之命以安民也。○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
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

詰

告

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
罇中罇也以黑黍爲酒黃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
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
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
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
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
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
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
甫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甫告於
文人則未祭實之於甫祭時實之於彝彼一甫此二
甫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
故惟一甫耳此經甫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
此辭故言曰也。○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
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
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
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

尚書疏

卷之五 三十七

及古蜀

烝之承反補

度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停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邁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傳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傳王在新邑傳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

駢息營反祝之又反補
一音之六反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傳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聚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

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傳王

賓絕句殺禋絕句傳讀連咸格絕句王命周公後作冊

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逸誥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
 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
 攝皆。○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七年。○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製之神
 冬為冬節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各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與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禋祀之禮
 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成王至晦
 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
 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
 離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
 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
 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且即是
 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且者此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
 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
 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
 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
 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

歲

牛一作羊

禋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威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

云

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陽臣鬻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而史由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王為至拜後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詒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詒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詒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已下非

尚書疏

卷之五十四

禮記

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傳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傳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測非近附近之近周

公以王命誥傳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傳所告者即眾士故以名篇疏成周至多士

尚書疏 卷之十六 一 及古閣

在官

釋一作稱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
 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
 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爲成周○
 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
 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
 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信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經云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

類故孔
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傳惟三
月至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
 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
 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
 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
 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傳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生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尚書疏

卷之六

及古周

士

降喪于殷

傳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

○弔音的旻天上閔中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

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傳言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

傳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闕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

天佑我故

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徐音翼馬本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傳

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佑一亦佑

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

明畏

傳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

○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旣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爲

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

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

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

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

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不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

効也亦旣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

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願在下下文皆
 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
 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殺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
 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佑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傳**樂音洛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
 能用天戒更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份註同惟時天罔念
 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甸徒**傳**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
 遍反**傳**効驗去惡與善更迫說往事比而

尚書疏

卷之六 四

及古

諭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警之○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
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儉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惟是至天
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闇亂之辭**罔**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罔**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玉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罔**湯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前書疏 卷之六
憂念祭神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糾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糾大過其愆過無顧于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糾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糾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王若曰**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敬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疏**王若至不止。○正義曰周公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
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
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
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太無法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
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
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
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我周使制
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紂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
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
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
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
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太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
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收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一作尔今又曰祭本又
作具

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傳

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子

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傳

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傳

王曰猷至天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既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

聖一作衆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
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
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
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
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此他力反

同遠于。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

萬反。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昔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

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

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

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

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逃，俱訓為遠。今

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

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

順道，所以救。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宥。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

殯馬云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却也

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

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畜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

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傳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

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

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

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

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尚書疏 卷之六 十一 及古

尚書疏 卷之六十一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王曰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言
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
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周公作無逸
無逸傳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好呼
○報反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
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
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
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成王至名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况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傳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

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

相息亮反

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傳

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怙音戶 補

戰一作變

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

諺魚

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

傳

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

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

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

君子且猶然。而况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

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

傳

稼穡至依怙。正義曰。

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

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與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自然得富恃與家富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

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治民**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傳**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直吏**傳**壽考之福○**傳**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尚書流 卷之十六 十四 及古閣

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嚴格，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

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

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行下。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傳**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卽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其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功疑衍字

借書正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謂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

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悖獨。○悖求營反。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卽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寡。悖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

尚書疏
卷之十六
十六
攷古閣

傳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
 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
 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
 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
 甲亂之七代而頑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各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
 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
 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安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
 也○**傳**在桐至禱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
 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
 之遷滿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
 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印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
 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

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
 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
 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
 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
 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
 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
 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
 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
 而存其廟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
 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
 下同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晷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昊音側本亦作𠄎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至十年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及古闕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之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晁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正義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三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甲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微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之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戒成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眾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

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文王世子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
 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
 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
 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
 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供者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
 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也。度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付反。况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
 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矧以萬
 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洪待之也。以身供
 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不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
 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
 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管於酒德哉。殷紂藉酒
 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
 如之。○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

蕩如

政

政

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佞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加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湯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或每事言于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酏從酉，以凶為聲，是酏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酏。酏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違亂，以酏酒為德，飲酒為文，心以凶酒為已。周公曰：嗚呼！我聞德紂以此亡殷，成嗣王無如之。

詩竹求反馬本作輯
尔雅及詩作侑同侑
張誑也補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

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

或胥譎張為幻○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

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

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

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

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周公至詛祝

尚書疏 卷之六 二十二
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
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
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
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
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
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
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誑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
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
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
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
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
順以美政也。○○譎張至惑也。○正義曰譎張誑也
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
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
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此其
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

乃

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
此則訓之者此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
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
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
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
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
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
教為惡故不言胥也。○○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
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
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誑祝言皆患
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誑祝謂告神
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周公曰嗚呼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

尚書疏 卷之六 二十二 及古周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

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詈力 智反 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

有過在于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

以罪之言常和悅。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

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

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

是怨詈則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

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

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况

滋益用敬德也。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

口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

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

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

詈小人聞之則舍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

舍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

鄭玄云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壽

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

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暗

憾胡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

反。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舍怒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舍怒罰殺

何書疏

卷之六 二十三

及古閣

之下疑脫君字

如

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公反。叢才。此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舍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則如至舍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舍怒也。王肅讀不審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也。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召公名。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

同上。有周字

尚書疏

卷之六。二十四

及左闕

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安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倍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按古

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廢典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棗音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又芳鬼反

克

誥

已

何書疏

卷之六

漢書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終馬本作朝。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主

崇云受也。曰：君曠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

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

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

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

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

知也。○廢典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召云：我不

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

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曠所知，故

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曠同知，舉其殷

興亡為戒。鄭

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

動一作動動上一石
九違二字

謁

鼓

天之命，故不敢不留。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

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

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

不得知。渴絕反，佚音逸。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同，謹氏壬反。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

尚書疏

卷之六

二十六

吸古閣

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
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傳嗚呼至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
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
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
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
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
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地絕失先王光大
之道今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
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
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
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
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公自
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

如

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
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
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引聲之
辭既呼君爽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
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
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天
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傳我道
我迪去女字傳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令
又起呂反傳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傳又曰至受命
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
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
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
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尚書疏

卷之廿六

二十七

厥咎闕

註伊摯古本作伊尹

命書正

卷之二十一

伊尹

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

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若伊尹為保衡，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

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

則

言不及二臣。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

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

說。音悅。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

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

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

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

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

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

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

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

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伊摯至太平。正義曰：正

尚書疏

卷之廿六

二十八

殷佐闕

台言正
 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
 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
 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
 知伊尹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
 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
 言保衡佐湯明保衡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
 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
 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
 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弟沃丁立崩弟
 太庚立崩弟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
 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
 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
 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
 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
 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
 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

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
 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
 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
 同時立功蓋二人各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
 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
 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
 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
 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
 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
 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
 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
 于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
 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
 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傳率惟茲有
 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傳言伊尹至
 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

尚書疏
 卷之廿六 二十九
 及右閣

天

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
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治直吏反下同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

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

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
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

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
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

禮節也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

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
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

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
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

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
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
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

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

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賓領

反**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王猶秉德憂

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

其君事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土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

一你惟此王事

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特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至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上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特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上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傳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則人皆信之。

天滅威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

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傳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

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傳公曰君爽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

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

天滅亡而加之威。今汝爽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平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

事者。蓋言與滅由人。我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

命。○重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閔。閔氏。虢國。叔字。文

王弟。天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閔。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

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散

名

官枯

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工活反南宮氏括素也
 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
 附鄭箋云疏附使疎者親也奔走又作木走又作
 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
 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傳云相導公曰
 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君爽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爽在昔上天斷割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
 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
 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
 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
 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
 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
 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
 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倍五
 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
 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

佑一作佐

秦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絲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
 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
 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
 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傳**茂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亡結反

尚書疏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及右閣

六四貞其始也 胡而澤曰二五三上非在則非相貴者誰
四以初之應為貴而為三所隔所謂貴者暗也矣曰暗始又曰白馬者人
身馬俱白象六四德乎位但柔也一三五此子也三相應必剛在始交貴
剛柔相雜皆有增嫌象

後卦 胡寧澤曰坤体而上体之上先運者也速不待凶又有天災
有大災用行師終有大敗及其國君亦凶至于十三年終極甚言
運後之不可也運後子不速後相反初不遠而後運則速不後
數後子類後相交數元轉易規則辱易得後子休後相也似休
則比初得則忘初也十年不從延亦七自來後之及乾元十坤元一陰
數極於二而七則又為乾陽數極于九而十則為自坤之終故此言
十年有坤終之象也此十年乃象顯十年勿用皆互坤 大全集

得

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

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通反注同

作勗勉也聞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

音問或如字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

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

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

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

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

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

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

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

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

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泐也蔑小也

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

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傳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劉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

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正義曰文王既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

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

尚書疏

卷之十六 三十四 及古周

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文王至四
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
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
幾輔初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
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足文王之弟
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
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
人之力言此四人大。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
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最不及考造德不降我照鳴鳥不聞

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
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造才老反
鳴鳥馬云鳴鳥謂鳳凰也。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
也本或作鳴鳳者非。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
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
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
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
未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
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
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
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
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我新至我留。正義曰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
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均書疏 卷之十六 三十五 及古閣

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
 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
 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
 之左傳稱闔敷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
 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
 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
 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
 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
 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
 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
 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傳言已類言
 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
 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
 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
 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
 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
 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鳥鳳
 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
 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
 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
 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
 天然後此物始至也公曰嗚呼君肆

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

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朝直遙反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

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公曰嗚呼至人

謂

令

一作中正之教

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作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鄉云召公不說似隘急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為汝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但反。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

喪息浪反否方九反補

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前公曰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前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汝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爾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各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尚書疏

卷之十六 三十七

庚午周

滋

俊一作峻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傳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

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

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

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勝音升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

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傳曰公

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爽。其汝必須能

嗚呼上一有公曰二字

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

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

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

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

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

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

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美。其汝能

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

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

不。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

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今

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

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俾必耳反

○解往買反

○俾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內

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

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

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

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

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

惟願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

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願氏云我亦

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

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

召公以慎終○鮮息祇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

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公曰嗚呼至用治

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

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

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

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

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悉其不能終善

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

復不說故依違託

言民德以剴切之

